山庫全幸

史部

欽定四庫:

史部 貴州通志卷四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上徐如澍

刑部即中 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及與旬華 騰録監生臣沈 偀

一次走四車全事 、楚鄰封當兩疆之 贵州通志 白東坡由道左入跡 **巡喷坑巧怪垂珠滴** 訓

成也旁有崆峒邃不可入而一清泉冷冷自半巖 往者得以觀遊間有學佛者結廬號普陀岩正統 衛隸貴曰與隆隸楚曰偏橋而周道由之由是來 區古所弗治故轍跡罕馬爰自皇明一統始制兵 出奔流平野居人飲馬其佳勝無與為比惟在夷 千乗萬騎浮空以馳仙子靈姝御風而下雖以五 盡態極竒若神蛟之駕秋雲鳴鳳之騫晴漢又如 丁之力吳剛之技追而琢之不足以方其妙盖天

者固多若斯岩之美益干百而什一也 惟山川因人而顯宇内佳山水經品題而載與志 使常智為衛興隆倡衆募財首建正室中塑法像 間遊僧徳彬来營寺址名曰月潭時貴之都指揮 表賢祠贵州衛站以祀憲副異公也公諱倬字克 金碧麗美茂林修竹環擁芳翠遂有聞於四方余 表賢祠記 大浙淳安世家登乙未進士成化間僉事尋陟兵 哹

Cand to the

黄州通志

金号巴尼台電 備副使剔政蠹發吏奸清介剛正難以彈述惟吾 報曰可公又區畫贖金七百兩有竒購附近常稔 斗會侍御桂林包公裕按巡兹土議合馳疏上 站役繁劇舊制未設廩餉公惻然欲月食人米三 惠譚不容口夫前乎公者未必不賢於公也後乎 之田若干畝以助不給今去公遼邀吾人思公之 功實公伊始按祭法有功德於民者祀之吾人豈 公者未必不加意於吾人也譬之荒墾而番揭之 闻

火足四軍公与 何陋軒記 遺我餱廪百世不刊祀事聿修答公之休在晉尹 温春煦賜我土田膏澤伊溥繡斧豸冠凛凛霜寒 月孔長頌聲洋洋庇我祐我惟公之慶 翱翔我稼我穑繄公之力惟公歆只享兹飲食歳 鐸在蜀武侯碩牲清觞薦公之堂惟公降只雲軿 走為記系之以詩俾歌以祀公辭曰另冠鱅斧温 私公惠哉乃就站境立祠專祀額其門曰表賢屬 貴州通志 王守仁 خ

ヨラドス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 其結題烏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宫室之觀文儀揖 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外習類尚 盖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蕤 愛憎面背變亂白熟淡奸窮點外良而中螫諸夏 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恆其地弗能居也 讓之縟然此猶淳雕質素之遺不得以為陋也夫 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莫得獨

ノンコー

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就其地為軒以居 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渺而陋之吾 將無為恆乎夷之人廼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 **予号因而弱以檜竹將以卉樂列堂階辨室與琴** 来視予喜不予恆益孚比予予當風於叢棘右民 遷於東峰就石穴居之又陰以濕龍場民老稚 編圖史講誦游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 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問則鬱也

とこううここう

贵州通志

金片四月全書 稍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馬而予亦 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 雖然典章文物則亦安可不講今夷之俗崇巫事 **鉤紮之術窮而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 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徳而專法令搜抉 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為欲居也軟 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 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礦頑梗而椎

象祠記 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馬 鬼凟禮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 曰 斯祠之肇也盖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 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祀屋而請記 靈搏之山有象祠馬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 其化之也益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来者 於子子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 王守仁

とこりらんたう

貴州通志

金分口屋台量 當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 乎我知之矣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鳥 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庫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 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虧績 者自吾父吾祖趙髙曽而上皆尊奉而禋祀馬舉 者豈少哉而象之祀獨延於世吾於是盆有以見 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 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庳之祠磨之人盖 老四十

1.14.1.

為也斯盖舜爱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 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 則不至於惡不底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盖已 已化而為慈父象循不弟不可以為指進至於善 不云乎克指以孝然然人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 仁盖其始馬爾又鳥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 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 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馬斯可

大三日日 四十

Ų

黄州通志

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 **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若象馬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 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 子盖周官之制其殆做於舜之封象數吾於是益 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 以見象之旣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 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令諸夷之奉之也承象

金为四月月十

聖泉記 潮汐無停好事者置石鼓其內潮溢咫餘下至鼓 許磊柯疊嶂中一泓自石鏬迸出滙為方池日每 默筑 里泉遊者步自西郭沿溪流躡石磴可五里 謂他境有然者亦不甚異也迨後周覽異楚燕齊 無易也余自唇年遊其地每偕東詫之弟私心又 之半而止通晝夜計之凡百次弇州録名百刻泉 統志稱靈泉大抵泉名自人其百為期則亘古 劉汝楫

とこううことう

貴州恵も

金好四月全書 海眼樂平鳳遊荆門蒙泉郴州潮泉吾鄉龍場驛 為潮汐泉不得與也若池陽湖泉章貢三潮安寧 潮連州潮泉固亦消長有期而其地瀕海乃緣海 味稍殊而無潮沒惟漳浦蠟潮侯官潮泉鍾山應 潮井去海懸絕似與聖泉為伍第彼潮候僅再至 布趵突諸類泊陸羽所品次靡可縷指特壤界色 允矣大塊中奇絕也盖宇內名泉若湯泉火井瀑 之墟歷考職方紀載乃知聖泉靈異獨點統為然

腹上當以吃名夫吃於人身益神明之關也是故 南昆記其首中原其腹具越其足也照统居首下 此其說無當已余意竅中地形若人一身其在西 由或謂如漢陰丈人所云其中有機械馬余曰泰 靈且異在別境寧復有此乎觀者探其故莫測其 山盤石莫當雷水謂其久則陵夷也按泉志迄今 二百餘裸即機械實中水石衝激安能百年無改 三至亦未有百刻消長別具一橐籥者則聖泉之

とこり巨いたう

貴州通志

金分口屋有電 環四海周八挺精靈之竅獨於點筑發之而有聖四月有書 1 異産可卜馬聖泉良異矣將不有苞奇毓秀丕顯 蜿蜒千里外鍼所注不趙毫芒勺水雖微不函地 **匀水耳何獨於此呈靈竅曰礎潤而霧霓至壺氷** 泉之異理固然哉或謂地域廣輪罔知紀極聖泉 地靈俾之雄視西南為宇內一大式廓而與斯泉 而巨澤堅小固可以驗大且堪與家躡蹻紙龍脉 耶抑又聞昔人志水極繋以材品測香辨味則

前識云 古人之用心而又牽奪事務沉淪奔走不暇一玩 讀書堂記 士生於今之世方童而習之之時即為章句比偶 可徵也余敢識此以俟庶後有親驗不謂今日無 心及其年盛稍長識見稍定知欲考究羣籍以求 之學以取榮科第而不考究羣籍以求古人之用 相符應乎即今省郡規模日恢人文競耀其兆盖 張 羽中

とこううことう

黄州通志

金分四月全書 索者何限余三十年坐此弊久矣歲戊午遣戍是 地一 定殘軀稍甦即於城市僻處相其林木深邃者攝 尚武詣余於亭中見其弊壞私與軍政使婁君拱 **邦自謂閒暇可究初志迨抵戊日則又瘴癘頻作** 辰及諸士夫謀曰盍相與為張公葺之三人者遂 久亭為風雨侵癸亥初夏千戸侯韓子夢熊王子 疾病相仍且為啼飢號寒者累心又明年旅事始 除築草亭半間攜破箧殘篇時一展讀歲既 卷四

代偉人也而人慕之乃能如是余鄙陋何敢望公 州之人相與誅茅築土特作室以居公夫子瞻 然以思入其室登其樓仰而四望因憶子瞻在儋 房門戶墻垣各備馬工既成請居之余升其堂慨 寢室室之上復為一小樓以便登眺又兩旁為廂 州時僦民舍以居日與其父老子弟吟咏從容儋 相爭来助或以瓦或以木石乃前為堂三間後為 卜日命匠然不使予知也勻中居民聞之各執鍤

とこううここけ

黄川通志

堂中 身士大夫不明書則不足以敌性靈而弘功業軍 堂之有書所以明心也庶人不明書則不足以保 遠六籍亦往往具備今諸君能取而讀之與余聚 則無君臣而上下亂貴州雖在西南去中州不甚 佞因僭為説以告諸君曰人之有堂所以安身也 而匀之居余亦如儋之居公又何以副諸君意不 不明書則不足以察古今之成敗四夷不明書 一事商確耶諸君曰唯唯遂區其堂曰讀書

金丘四月至書

+:

龍山道院記 堂鶴樓張子復移其破箧殘篇者朝夕於此前所 於山水間見隔河有峯雄崎崔嵬其髙插天遂杖 矣 謂考究羣籍以求古人之用心或庶幾乎少得之 四望南盡交廣北極湘漢西連滇蜀皆在目前余 履躋其頂山勢逶迤數十里羣山俱出其下徘徊 余居都与每吟誦少暇即與諸生司子推輩搜奇 剪川面包 張 翀

劉定四,拜全書 處掘而平之前為棲樓之上復為小閣後為殿殿 出突至其前三日不去衆以為神告其地遂即 之旁復為小廊其所祀神惟民自山嶺以至其麓 可作屋基衆方卜其處俄有靈龜大尺餘自石中 月泉劉君鐘二人殊好奇者即以其言謀於衆衆 工即其山之旁取材得巨材若干楹山勢陡峭 曰誠吾勻之勝槩豈天以啟張公耶乃各捐金募 曰壯哉觀乎安得結廬而棲之時有霽川司君撫 卷四十; :

大三の巨人計 徐徐進楊傍與余相依逮平旦則又飛去半鎖山 詜 時有清風至聲如萬壑之濤起伏而不可為状樹 既成鶴樓張子員甑而来以習靜其間就樓之上 多烏猿白鶴往来其間憑欄望之若素相狎者工 然石下有泉出冷冷然潔也院左右皆古木藤籬 柏殿後有石坡髙廣平坦其文青赤登之使人曠 皆鑿石磴曲折盤桓可數千尺循磴而轉各樹以 小榻每至夜分常有白雲數片從窓入樓中 貴州通志 土

金分四百百百 腹使余下盼之宛然如霄漢間也清平孫子亭訪 為龍山故院亦隨其山名云 白開闢以来即有兹山孰從而棲之余産在五嶺 名蟒余與劉君鐘走飛泉處見有龍青色因更號 知結樓於中遂為一方勝概耶由是觀之其山川 余於山中見其景而悅之欲得記其事余曰噫嘻 之開闢與余之来遊皆天也非人之能為也山舊 相去數千里安知其来遊此耶即来遊此又安

次足四車全書 人 興隆東行三十里有月潭寺寺左為巖榜曰飛雲 距地百餘尺中虚而下嵌乳液融結紛說殊狀竪 與隆飛雲嚴記 於徑去而樓且向把屬按察副使祁君清華牖闢 馬余閱武沅江海溪而還春和畫照停取周覽惜 而前統舊即嚴麓稍右構樓攬轡脂轄者息而飲 斂衽徐睇極意所惬邃洞谽谺而窅際清渠激注 者柱矗懸者路級揚者鳥屬突者獸蹲躡級漫瞻 貴州通志 吳維嶽 士

金グビノノニ **黉序之鄉今檢圖誌錦岩珠每私洞靈淵所至有** 得其餘溜斷塊亦足以誇巧而競於人者雖周道 未改草昧至我昭代開藩樹文武官吏始稱屏藩 州實殷周鬼方靡莫地秦漢以来問稱置郡羈縻 垣傍鲂吏解時偶成四詩手書於石而記其端貴 冠莽中穆駁不馳霧節靡指蛇虺所穴豹虎所遊 往往是馬而兹岩之奇又最也當其湮翳於蠻烟 之若澄泉噴折匿見怪石巉坑林立在大都名區

とこりらいら 時出穢墟而為人所知耶又不幸居於斯不能并 大都名區岩洞泉石稱雄於世而為人所盡知耶 其服而遊遊而知賞者幾人也噫岩固幸而遘昌 壤雜夷中原士彦非膺命不蒞商旅非入滇不經 衆觀笙簧韉較宵膏繼晷窮遊覽之藏而貴州遐 於大都名區則有力與好事者將營以萬金侈以 盖以臨圖誌以載披霧覩天欣欣有遇矣然使生 提兵拓疆之夫尚超趙未嘗輕置足馬而今日冠 貴州通志

金分四月在書 然未識二子踪跡所遺者至於今復有表章之乎 作為詩文以張大景物使不落漠寰中斯亦奇矣 情凡州之山水稍可取者必涉足而寫目馬又能 史專一州官尊而政劇而二子洒然脫畧恣荡風 古之官於其地而善為山水遊者若晉謝靈運唐 天然洞記 否也方令海内名士善為山水遊者子所聞始蘇 柳子厚是也靈運永嘉守子厚永州刺史也守刺 卷四

シーフラー ニー 贵州山水硫砍鮮可遊者而巨源必遊凡一丘 源之遊貴州亦容矣而清平光熟清平者巨源所 嘉勒名稱以紀踪跡庶幾靈運子厚之風者夫巨 壑苟不為糞壤者皆涉足而寓目馬又善為大書 山水遊也若飢食渴飲而病就醫也其有聞而求 郁元敬天水方思道天台蔡巨源是三子之好為 必得之也若禰搜而虞逐也元敬思道之遊予未 之考蹟若巨源則既知矣正徳中巨源祭議貴州 貴州通志 古

鱼穴四厍全書 門運呀然弘選虚明可肆筵儿較其奇於雲溪太 巨源所甄録乃令去巨源二十餘年矣風雨滌薄 東十一里所謂雲溪洞雲溪太極者皆巨源因象 於後豈非數與今夫崑山之玉滄海之珠千載求 極不啻若華屋層軒之與蓬華伍也晦於前而顯 名之也絜其間去太極百步許即今所謂天然洞 與民同患者也清平地東三里所謂太極洞又其 也當其時翳於榛莽狐狸之宅而螻蟻之封不為

聨句詠之縉紳聞者屬而和之錢塘田汝成記之 珍而索者乎何以異於此洞之不得暴白於當時 賢也抬以弓旌聘以圭璧馬知草澤之下不有懷 汝言遊而悅之其名則楊伯生命之又子升汝言 按御史宿松楊伯生暨清平士夫僉事王子升侯 也雖然洞之顯雖後時猶不落漠於世吾安知此 之尚有遺質物之無盡藏也如是然則人君之求 不復更有遺者終有能表章之乎否也是歲处

とこりらんよう

黄州通志

雙明洞記 渚磷磷有聲雲氣覆面靜觀山色山影沉澄如鏡 夾崖前拳坑律蒼碧潭流穿石折而西廻又一 **圓如滿月奇哉洞也從者曰未也緣門以入小** 從者曰未也白石壁立半折岩側下有通徑劈實 欽 越按者軍事之日州守莫子讚漆子登及守備謝 洞蒼然兩山夾道下有寒泉注為澄潭怡然我懷 以遊觀請願半日留為山洞光子一笑而往 徐 樾 方 抵 徑

金好口周白書

卷凹

沙足四草在雪 音徐子顏然發浩歌童冠者八士樞衣而進立斯 巅莫子漆子左謝子右席平石也小子者數人員 童環立者可數人俯皆平石槌欣然據笋而坐其 予再和之莫子歌伐木節以罄水石冷然交奏好 歌而前命之歌予盼流泉而莫測其往小子再歌 問石笋數尺形類粗點佛座虚可容背傍婉曲侍 坐可想往百步餘而與入風泉雲經之外矣顧崖 東西風日相射南北繚繞石盤如盖行土一區可 贵州通志 ŧ

金グロカノニ 奇偉一室環壁靈異莫窮變態徐子中坐而四顧 然光敞堂壁四周洞開一面以吐日月上圓下 馬轉而忌其美隔水鼓吹聲希奏雅而歌者繼作 未也渡此則雙明洞矣徐子臨水卻顧步小橋微 須問歌湛露前溪横小梁渡涉者莫子起以請曰 吟半聽流泉之潄穿石洞緩步而登六七步間悅 二三子列席酌古酒俎雜山肴有事於奔走數十 環崖而侍者翼如也山水之奇足以洗心如是

守之去城西二里許有洞人莫知奇也且辱以凉 威清衛本羅甸國故地也國初始置衛以中華人 雲龍洞記 燎束楚以繼夜遊揖二三子起賽再歌凛乎其不 懷抱葛衣輕飄山色半黯紅光入水起視郵人東 傘之名丙辰秋杪藩条莆田雪峰黄公暨余往馬 可留矣 夫誰謂其好於觀聽之美而已哉歌酒話言方極 焦希程

火足四車全雪

貴州通志

大

金少日人人 龍自天而下凜乎雷電之将至也余因憶家食時 旋於客石或如齊紈越殼飄渺於風中或銳如懸 或如璣衡或如凝露或如蜂房或如蛛網篆烟盤 每觀夏雲奇峯往往見神龍垂其端信宿上下而 錐而鋒芒射目或幻如長虹而天橋乘空或如神 變幻望之如雲而狀態互異或如靈芝或如蓓蕾 則氤氲之氣蒸而成溜清而成漳翁然蔚然厓石 洞門平隘磬折而入其中宽衍可容數十人其上 卷四十

讀書堂顏把日甚刺史段蒙岡公葺以居余肆業 學者純今之學者雜古之學者逸而有得今之學 其中因為之言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古之 重修張公讀書堂記 雲從今洞殆不異也因名以雲龍 繩風遠百家遙與人私利士私學相軋以勢相與 食而整飲吐辭為經舉足為法文與行出於 者勞而無成混沌剖判樸茂未滴入孝而出弟耕 鄒元標

大三日日八十

贵州通志

九

金分口屋有電 事不知吾儒之耻必由博以之約不知舜居深山 宋作者且傷之矣嗟乎丈夫七尺所係以炳烺干 **死不知古今名家雲蒸霞滃亡異飄風好音過耳** 之為聖者自有在也下馬者欲冥搜網羅鷹揚藝 木石與居鹿豕與遊及聞善言善行若決江河舜 下世之勤勤懇懇於章句問者有二上馬者謂 日臻於髙明二則雜雜則從事章句而日流於汙 以詐文與行出於二矣一則純純則從事身心而 卷四

然也昔人讀史一字不遺程先生鄙之為玩物丧 詞章日月迅速流光幾何利精敬思於楮墨間何 漢之時未有李唐之詞賦生李唐之時未有宋之 志夫學先於立志孔子七十不踰矩亦志之不踰 異範眾之耗太倉也若然捐典籍兀然移然遊亡 序書斷自唐虞生唐虞之時未有秦漢之文生秦 何有之天可乎此釋氏不立文字之教未敢以為 古灼爍後代者無幾耳伏羲未生八卦未肇孔子

とこうらした

貴州通志

金分四屆全書 燦馬不見異物而選馬是之謂以我觀書以我觀 章分句晰是消志於訓詁也不敢以訓詁而消吾 書未越方寸卷六經為已有以書博我萬卷茫茫 矩也志之在人譬之木其根馬詩書其培之者也 終為支離章句也沛六經之正脉揭斯道於日星 吾志親先覺以明之求正友以輔之俾吾志炯馬 志提要纂位是泛濫於詞章也不敢以詞章而早 庶幾哉無負虞孔真傳而可讀古人之書矣登斯

堂者尚三復於余言 自昔忠臣義士揭天綱振地維擔扶人紀何代無 南皐書院記 江東之

感慨據憤鋒厲一朝未幾而濡泥迫隘已不勝委 頓若中亡真宰悠悠世味入馬而染始非不伉嬊 之而惟真一不二者芳流逾遠故百世可師馬彼

大正马声心的 於大儒輔世之道若吾友鄒君爾瞻氏其殆庶幾 而後遂錫狗棄之兩者於叔季猶云小補總無當 Ą

貴州通志

金分口及人 成於匀匀人構此以讀書張公是為鶴樓書院而 馬張公翀者馬平人嘉靖中以比部郎疏論分宜 國內連閱官廢倫棄制莫敢卷議公極言非孝者 乎方公成進士時會主上冲齡御極惟是江陵竊 無忠疏入未悟主心先逢相怒一時杖闕下者五 必其命日方與鬼物隣尋得張公讀書處一僑足 公視張公後先一轍遂結茅於張公堂右居匀六 人公承嚴譴戍都匀至則僦居氓舍戰鳩先鳴莫

癸未江陵事敗上召還直言忤相諸臣而公再入 朝省聲望盆為天下重匀弟子有羹墙之思就於 逐要其凌霄亮節不負所學又宛然鄒氏家法也 身在局中法流界外委化運於儻来而不以人我 誼得盧陵文憲之傅如陳給諫尚象亦以讜言放 參耳其門弟之高者往往負奇氣撥魏科詞章行 公所當登覽論讀處更創為南皐書院址在實序

年時時與都人士講天人性術之學脩然皭然盖

欠三可巨三三

黄州通志

Ī

金与口尼白言 資俸與門弟子拮据之勞視昔勾人成鶴樓不啻 喁喁與起月殊歲異非復向之舊都乃公再出依 過之公去勻已久而是中之濡名教景風神者方 堂皇我我乎渠渠乎盖始於郡諸生之倡義作於 前面龍山江流襟帶後接髙真觀半山之麓美哉 堂夾室覺樓學舎大都靚深虛閒不啻一畝之宫 右傍近聖人居如此其甚也規制若環堵門屏講 督學徐君之表章若有司學博鄉先生武胄之指

J. 17 151 1.11 陽明祠下者異世且未艾馬假令公如新建遇主 能重世立教化俗育才視彼乘意氣博名高者不 於卷即屠龍術隱而文德武功固無二道奈之何 者以孚化他如龍場夷窟無能危新建後之尸祀 乃今不病君子而匀之人又能尊信其言反資賢 同日語矣按省志惟匀地多嵐瘴本以安置罪人 無增减何以故得一故也惟真一不二之精始 一故吾不改即随牒南北浮沉郎署間而自見 貫州直も

多定四母全書 得三遷客夷夏於今稱之顧不佞有晋寧之謫而 **典且與龍岡並傳余不佞承乏黔中苑名賢遺跡** 足為公重而公自有為勾地重者微獨與鶴樓競 則書院不足以重公而与人之善善可重余言不 樣有涯而鴻名無涯峴山之碑有壞而遺愛無壞 心則於二公有餘師也夫陽明者矣鶴樓已自有 未雅其憂有新建之還而愧無其伐總之勿二其 三仕三件權貴不能一日安於內耶嗟乎稷下之

雲故有便河實始於正德間兵憲李公麟鑒往事 便河記 大中丞郭公頒有城書維時所司儉議及此會徵 鞠為蘇圃年來內侵之患往往而有項播賊猖獗 防來患以貽干百年之安者也歳久跡湮居民多 而以碣石請故為公記之以寓高山一概且使後 記今監司梁君銓亦以直指觸忌來匀感公正氣 之觀者渠復目點為有北之鄉耶 陳尚象

飲定四車全書

貴州通志

孟

廢不舉乎遂屬司理楊君應第與視衛篆者圖新 門而南與東山左掖諸水會流以達於龍潭民不 寧宇頌聲翕然交作而公所長慮卻顧未已也一 自小河口築長堤若干丈引水灌於故道歷兩西 之捐俸斥鍰計徒採石簡材官有心計者董其役 日 下車既平播平黎内安外攘威德茂著一時野有 兵運餉力不暇及識者殊以為憂今憲使袁公甫 譚及便河周巡外慨然曰兹綢繆之至計也可 卷四十 夫李氷鑿離堆辟沫水為民除害蜀人至今祠之 統之變属城至十関月近如壬癸之際軍民士大 有從東門人者獨西北一帶地形稍下故遠如正 御筆指點於東山之巔嗣是雖問有憑陵絕無敢 真可謂賢於勝兵十萬矣余聞諸父老言建城之 告勞瘁工不易嚴時而長河如練與金城相表裏 夫咸不得帖枕席則兹河所係良非勘鮮昔蜀大 初高皇命有司繪圖以進恐諸苗憑髙俯窺遂以

大三日日八五丁 湯

剪州通志

主

金分口屋有電 陽明祠記 雲固僻在一隅無他擾獨其害在苗耳公修舉永 祠蕪恆特甚盖先生舊有祠院二所自貴陽遷入 隆慶辛未余自里中赴貴陽廉訪及抵貴謁先生 涯哉余烏得無紀 以慰髙廟真安南服之至意功德於吾雲者寧有 賴之利於百十年廢壞之餘體中丞公如保之心 為郡治一為庠故廢墮至此余復為憮然於 馮成能

武吏士莫不翕然子来不數月落成先是同志長 撫軍而諸僚大夫咸恊厥議遂各捐贖鳩工凡文 秀冠於點中若天故作之以待今日者於是請於 容相與尋致知之端緒究精一之心傳則復勃然 會於祠之正學堂諸士子瞻先生像則已肅氣斂 生心養馬公主會郡兩學師生講學别署兹則移 者敬齊蔡公及心泉程公少松滕公偕子延鄉先 即檄有司為更新計既而得地於郡城東風氣明

とこりらいたう

剪州通志

卖

金片四周子書 與起盖若先生復出而相與周旋問難於何陋賓 微是微者天地之中吾心之本體也以人見與之 陽間也久之余有蜀藩之命告行諸士請為述先 生學脉以韶来者余固讓不已乃診於眾曰道本 而微者危矣危即人心非有二也文王不大聲色 無言也自伏義畫一而堯舜名之曰中曰道心惟 而知天夫所謂聲色夏革知識意必固我者皆危 不長夏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無意必固我 卷四十

とこヨシート 萬世之極也成功巍然文章煥然參贊經綸之業 直心以出之而我無與馬則雖仰而思之夜以繼 與宇宙同其廣大而皆謂之微盖任其天然之則 皆天之微也非人之危也孟氏没而道心之旨不 無為授受之際與回言終日而亦謂之無言何者 日而亦謂之無思身勞天下過門不入而亦謂之 也無是危也而微體全此至理所以契天之中立 明諸儒習於聞見之末沉溺於訓話詞章浸淫於 贵州通志 Ē

金定四項全書 落惟危之路其去中也萬里矣至宋周程大儒始 遂至於遺心而求理逐末而忘源使後世謂聖人 復明天下而其後解說日煩支離盆甚其流之弊 能以無欲存仁之學體天地之常聖人道心之旨 復 以虚寂之説動髙明之聴而聖人之學大晦而不 之學惟在於言語事業之間知能技藝之末而 謀功利而欲窺聖人之緒不知其求端之初已 知所謂本天之微幾於是為二氏之學者及得

倡明良知之青以立教良知即道心也一點靈機 見猶未卓也惟其志求必得百鍊千磨至龍場處 聖之志其始也博之詞章其既也又求之佛老而 因之後始大悟此心之本真直契吾儒之正脉故 **洩其微使天下學者知心即道道即心而聖人本** 相契而不可形之於言者不得已而發之二字以 天地萬物之所生生而不息干聖授受之際心心 可復求吁弊也久矣陽明先生以挺世之豪立希

とこりもという

贵州通志

吏

金片四周至書 萬死一生中得来嗚呼亦苦心哉然則非有萬死 收攝元同而經綸則滯競笑宋儒以聞見為致知 用言語雜論為致知或高談性命而聲利是謀或 解承當不因積累入悟認知識為良知以聲色作 天之學復幾於大明先生當曰吾此良知二字自 離而不知近世之所謂忘物者支離尤甚也求其 而不知吾黨之所謂良知者聞見也以窮物為支 生之功者未易語此也惜乎世之學者率以知

大三日三十二十二 謭陋豈足以與知顧此一念真切心盟不敢自棄 呼知得良知却是誰先生固有深憂矣以成能之 直契虞廷道心之微而孔顏點授之機無能出此 所以順帝者覺而忽有悟馬於是始信良知之旨 矣雖然余未能真得也直為諸君說夢耳夢之覺 也嘗夢交於神明而聞所謂帝懷文王與文王之 實致德性之知而點識天然之則者幾何人乎鳴 不可言也先生故曰致知存乎心悟致知馬盡矣 貴州通志

金与口用有言 義倉記 **柴運水其為事勞也貴州以生儒業之則其地齊** 削竹為箸屑木為香績絲為網與夫員米裹鹽搬 幼俱俟苗民負栗入城郭計升合貿易有不足者 居其三軍户自屯田官賦外所餘無幾其闔城老 民貧可知也盡貴之地山陵林麓居十之七而軍 出重息以稱貸於人故苗栗一日不至則飢稱貸 不得嗷嗷待哺而已平歲如此設有水旱螟蝨之 卷四

人とり日という 學政欲明禮義以淑人心然飢寒迫其身俯仰勞 意稍得贖金雞栗數十石積貯於官視諸生貧乏 溝壑者幾半此非地之貧而備之不豫耳頃子視 之差而多寡其數以散之不責其利豐年取其耗 可以見於今豈不可以圖諸後乃做晦翁社倉遺 其志則不可以責人於善予為惻然欲拯之未能 災備戒不虞之變將若之何往己酉歲祲民之填 也既而思之力不足於已豈不可以望於人效不 貴州通志

金岁巴尼台電 幾何然余繼而益之後来者又繼而益之日計 故物以還人其受栗於倉也如取諸寄官特為之 足歲計有餘所積彌多所及彌廣此余所望於 收敛節縮之耳名之曰義倉意數十石之栗其齊 和之則其事可久十人作之一人從而壞之則其 而圖諸後者也使稍脫諸生稱貸溝密之患則余 二十之一凶歲則緩其期俟稔而償其散也如挈 惻然者庶幾有瘳乎雖然一人倡之十人從而

倉之制為百姓備旱荒賑災浸者則又視乎司收 時約信不著積者錙銖耗者什伯欲是倉之久而 廢必速余之是舉常恐積栗之不多也茍還納不 與諸生共勉之至若積儲為生民大命做常平社 明人心未淑則余之惻然者終懼其不免馬爾願 食飽煖之余之意尚有進於是者盖士有各足乎 已而無待於人者明禮義以淑人心是也禮義未 不廢也胡可得哉雖然即使是法之行盡寒士衣

とこりらいす

貴州面志

養牧所記 固有相反而相成者張樂於洞庭之野曼而饋代 此爱之而譬也豢豕於義臺路寢而蹢躅逾甚食 射而食而鳥不至椒蘭為餌瑰玟為鉤而魚不至 之留意民瘼而非學使者之所得為也 鹿於廣厦細旃之上而鹿逾逸此内之而外也何 非以外内之以譬爱之也欲内故外欲爱故讐事 夫物有外之而實以內之譬之而實以爱之者夫 郭子章

金分口屋台重

卷四十

顰而對曰養濟舎於城白之院句之圉也句日汲 庶幾時其衣飯稽其水草若之何苦且齊也白長 傳於公家勞劫矣有司處於闌聞朝夕耳而目之 陽府後馬日齊而死者已過半矣乃訊之句長圍 舍之間而日呻吟作苦故有牧馬院在閩司傍貴 馬點故有養濟院在兩臺署之東雜處於縉紳宅 者非其性之所適也予因是而悟夫治句治馬者 人曰罷癃殘疾吾兄弟也馬以備戎事田事備郵

大百里百

V

貴州通志

圭

金岁口五人 貴前二衛署篆指揮楊師震李棟材市隙地於北 撫然曰是非張樂投椒以来魚鳥耶是非豢豕鹿 井井者驅之曰毋汙井勻日曝於衢市人驅之曰 乃檄監司及貴陽劉守文光徐丞公紹熊司理 真性也城惡乎水城惡乎草馬是以日齊而死子 母汙市白日熊城距熊所遠又病弗克員荷白是 於臺厦耶乃謀之直指宋公宋公曰亟遷之而 以苦圉人曰戴草飲水翹足而陸交頸相靡馬之 卷四

辛丑長至予以閱武一過馬白長率其徒近曰台 得時出入游靡分房棧牝牡嚴刻别點策不局於 為市井驅矣校人度人呵引馬而前曰今而後始 圉林氏蒞臨之所經始於萬歷庚子仲秋己事於 **暨總名之曰養牧所堂曰胞與堂為郡縣有司及** 居羣馬而令千百戸鄒宗魯羅三省等董其役役 闗演武場西以其半膏盖居白者半作底治皁棧 **今而後始得汲且浴於渚樵於近林曝於壇場不**

人口可可 八十

贵州通志

圭

金为四月百言 新河記 萬歷辛丑春正月予提兵會楚粵師討皮林三月 烏能治天下夫治天下亦適之而己 城限矣予又憮然曰兹非所云外而内之讐而爱 故也勻不適不能治勻馬不適不能治馬民不適 之耶夫白不樂與市隣馬不樂與官舎隣則日苦 而瘠遠之郊坰牧之洲渚則日喜而肥適不適之 克之四月班師還貴陽道偏橋城畔河流環繞衛 郭子章

とこうう シレー 導滯以鐘水而豐物古之人有行之而若是難也 峨横踞江心餘磧磊磊鱗次戟列水流至此驚波 豐矣野航輕舠即極監者受四五人載三四任省 轉騰望沫楊奔即芥為之舟項刻而膠子曰疏川 父老進曰此去五里許有三洞名諸葛洞巨石嵯 夫騎之半為驛傳便賈客自鎮遠募一騎不能員 明日詢之諸監司諸監司進曰是河之闢其為利 滲灕可舟而江絕帆檝子未知其解詢之父老 贵州通志 喜

金六四月全書 黄平而割分於餘甕龍湄四邑為經理便省城員 急為軍興便子曰便若是而數百年来亡議疏决 夜郎之役楚栗儀於洞下今直抵黄平异日脱有 百觔而一舟可貯十百為商旅便栗自楚一葦至 者何也諸監司又進曰是河之難關微獨石障 栗鎮遠七百里而今去其半以從水為濟飢便項 也其費資亦鉅偏故楚轄而黔之邊圉也楚力裕 而鞭長不及馬腹點藏絀而舉贏難支曰吾何以

とこううここ 黄口皓髮習聞其說亦以為天險人力亡如之何 數輟乃偏人亦自誤曰若令三洞開除非諸葛来 代正斵也且偏人利於開以通商而年其利鎮 挽者吾責之鎮守匠受餌而輟工者半水西人吾 以餌石工石工曰是頑悍必不可整者故數舉而 利於塞以留商而獨牟其利百道阻撓或陰醵金 責之宣慰塗人可為禹行所無事則智亦大而何 子曰椒 點楚之藩而獨任其費其責在我鎮人阻 貨州通志 孟

金定四月全書 牛峡之雄也費即侈無至白馬玉璧之沉也其險 疑於諸葛之謠子將躬視馬明日汎一棹直抵洞 屬之子矣錢君唯唯子復爱其景幽而隣水恣搜 討於江滸得一 司錢君中選偏人有心計宜莫如錢子乃顧錢曰 可鑿而吾力循足辨顧誰可任此者諸監司曰都 口予與諸監司周遭相度予曰石即巨無若龍門 臺外臨江潭內不靠岩墙名曰妙萬臺臺上橋 洞似荷葉之半名曰半蓮左突起 卷四

開第一 夷而刻於洞口石壁日暮返棹入城明日趨清平 蓮池下蓮池東西二山如巨屏刻其石一曰大屏 貴陽筮日為文告於偏橋山川以六月六日 經始 至新添晤宋直指公告以故公曰宜急圖之子還 柱 山一曰小屏山予以其勝似武夷總名之曰小武 之可入洞名曰接引橋洞前滙為二大浸名曰上 石黄石板至夹船口其石如堂如坊如宫如霍 洞自沙築堤至老虎口出沈家溶又由砥

人三日巨三等

贵州通志

圭

金为正居自言 團倉石歷半蓮洞前至小屏山下石磷磷不似 約共百十有六丈八月八日報竣次開第二洞 有五丈九月二十五日報遊鎮舟挽而上偏舟放 洞自二洞塘以下至沙石岩山大小别解不相連 不斷約共六十有八丈九月十日報竣次開第 洞之嬌而扈者歸者嶧者蜀者墮者重顧者絡繹 而下而渠成矣是役也為日僅百有二十朝夕石 石旁岸齊多礓礫多嚳多排碕稍易為土共三十 30 太 65 自

大王司巨AE 錢君主之指揮韓紹梁十戶劉應麟葉正腸經歷 餉六百鍾有奇匠之直百二十金有奇督匠之工 君文奇副使洪君澄源索君應文劉君冠南副總 總兵官都督陳君璘右祭政尤君錫類右祭議張 間捧子檄一至而省試馬諸首建議而襄成事者 役所守備董龍王之棟指揮許繼祖把總王允聴 王樞倉大使謝宥陳旻佐之餐風宿水亡須史離 之匠五十鐵之匠二十匠之役夫二百有奇匠之 剪州通志 圭

金グロだと言 兵陳君寅例得書於石陰 遊馮虚洞記 得洞門門於洞稍折而西曲捲逶迤宛若天構顔 水所自来不可得盖此山為藤蘿所封幾千年矣 自半山東下勢如建瓴前與洞水合流去為潤覔 余既改鳳凰哨路於山之麓因由麓得所謂母猪 洞者洞髙數十伪玲瓏層複宛然樓居洞左有水 余既說其勝則越左右芟夷藴崇之行火馬火燼 卷四 丘禾實

登馬登處有鏬下通者二余不敢旁睨弟以目屬 然循崖處耳相錯也級處趾相藉也稍失足則堕 **僮登馬洞廣數大深倍之前俯臨澗尚有藤難封** 泉中余畏甚然不能捨上洞則呼僮掖子如初再 亦不敢就視弟循崖而西有滴處可級可達上洞 崖最穹隆稍左有門方丈厥中黯如余不能渡泉 之蒼翠交映其後為沉泉深數尺清可以鑑泉後

陡峻不可級則先後各一僮附葛余以手若足屬

欠三日日 山田

黄州通志

金岁也是人 乃前 懸崖繽紛如伏龍如蹲虎如委佩如流蘇不可狀 僮以足捫級凡再喘息得達余坐洞門縱觀之則 揖而北風襲人令人有馮虚御風之想余因名 滴其首端盖干百年来漿所結也洞上睨下洞 曰馮虚以更其陋方余登洞時余弟嘉捷甚凡先 余上下者再不恃僮又數數代僮掖余余既 百尺樓瞯澗水又似在重簷下鳳山前峙若相 鏬直貫山頂鏬上一石直立如人形崖浆 卷四 洞

時相與就壺觞然意水所從来不勝豪舉因後從 真龍也挽俱出然弟猶惜不以火竟云出洞己晡 弟又前視泉中一物長尺有咫鱗甲皆具余恐其 謂余曰門內方丈餘更有重門其中若明若暗若 鼓余渡水視石門余辭不能則褰裳獨往久之出 吼稍入則聞聲如雷然不知何物也深入而後乃 泉若洲且重門上纍纍若有所屬殆龍蛇之屬乎 左山索之復得一洞深入無內履其旁則聞聲如

大已马巨 在新

黄州通志

芜

金分巴尼台書 聲然不令人見險噫嘻水亦有情避余馮虚之勝 問為灘水所洩水三叠如珠簾云此洞去馮虚洞 索奇無已仍援石下視建領處則當小洞下有尾 所改路徑傍穿之上石生如梁小洞當路旁雖有 百餘步仍處萬然水不下洩而旁穿為瀑布乃余 余不敢入弟聞之僮若此因名洞曰雷鳴乃余弟 知為澎湃聲有坎巉巖下臨無際則浮泓一潭也 又避余雷鳴之險造化之密亦靈怪矣哉此外嚴

火三四東在島 東山記 髙不及閣之半而潤倍之檻外社擅諸山一目都 因為興盡之返歸記之 兩山夾谷之間頗足幽勝閣後為都是春風樓樓 渺欲飛前俯金湯後枕銅鼓固儼然西南一具瞻 山在黔東門外故曰東山峭壁阧絕百仞朱樓縹 云山麓舊無結構萬歷初中丞何公始建東山閣 洞叠出在在現奇時方誅茅未及盡覿而日暮矣 Ī 貴州通志 謝三秀

金ラクロると言言 望卓楔而進是為空中樓問間不甚華呼吸帝座 盡勁松謖謖如聽測江八月潮能令坐者忘倦出 事下小有洞僅容二人坐亂石岌業相倚去小魯 關趙二将軍歲時香火不乏祠右萬阜則小魯亭 左右與樓絡繹東為雲堂以客方外殘碑斷碣相 在馬亭據三面之勝故自住惜不見城南如練耳 靈官虬髯如戟凛凛有生氣門東西各翼以祠祀 間啟短靡梯石而上望一天門如在霞表山椒祠

軒豁松槍陰森即六月不受暑下視城市殆如蟻 蓬蓬然吹人欲起殿祀東嶽玉帝金像頗肅真足 適自此過通明殿僅數十武皆從岡脊上行罡風 中憑欄極目自有天際真人想然而據險為不甚 昌宫小爽塏近亦煩把斗姥閣半嵌崖畔飛駕空 聖殿與間對峙員山雄麗而眺望不赊殿左為文 奔走萬靈左為鍾亭右為積翠亭咸與殿稱前楹 枕籍苔蘚蝕而蔦蘿封也僧横小樓於叢簿中

大三日日 ここう

貴州通志

里

金分口尼白書 國朝 無踰此己 他山記 橋即波漁人操舴艋如在鏡中行大都點中之勝 垤千覺翼張萬瓦麟次明江一派盈盈扇履間虹 四居自書 · 本四十 宇內山石之奇無過川黔楚粵然幽遐荒險車馬 之交選第名山奇水幾以百計而教義之鰲溪幽 不交之處奇詭殆甚而世或解知之至川黔楚粵 錢那艺

映四布如房然名曰雲房左一石髙而怪異曰九 **峯勢橫飛處瘦薄而偏聳為石帆峯峯背古木掩** 空余鐫他山兩大字於上石腰有洞曲透其背其 面拳拳前石壁中虚梅熱從洞口長出名曰梅蒼 多楓樟楠梓中一石最竒突名曰翠屏外削而内 玩者何止數十而蒲村為最也村之上有柳湖湖 之陰為他山山髙不半里迴曲斜抱上多竒石樹 麗為最自鰲溪至湄水可百餘里幽崖深溪堪怡

尺已日百百百

貴州通志

里

金云口石之言 稍上一 攢風點聚蒼碧圍混遠與天際奇觀哉夫宇內名 拜石亭後上二百步極他山之巔四顧諸峯環拱 中構一亭名曰拜石坐亭中則諸石之竒畢呈自 如兇孫俯視柳湖湖光圓淨如鏡此外紫青綠白 十餘處低者如蹲如伏昻者如奮如翥不可名 名霹靂崖稍上有峽曰藏書峽此外前後大石二 舟石帆之右有洞曰小洞天梅蒼之左有崖竒險 石横卧中刻如船有孔植梅其中名曰 梅

大三日巨人 點山多童樹不及尺石亦頑自沅入鎮遠可四五 半壁如墙堵百仞嶙峋色態青緑結陣而来馬上 飛雲洞記 遐不復見知於人世者又寧獨此山也哉 萬山深處始得遇此然則世之竒偉名勝隱匿幽 百里皆然疑點山止此矣偶鎮遠北道傍忽見山 多遜也乃干百年無知之者余以逃名之故荒遯 山巨川載於經誌者寧可殫述而是山之奇殆未 彭而述

貴州通志

里

金岁也是有量 相關雌雄未决若有待者又晋一階為平臺與塏 巨象一軀可十餘圍自山椒類身下捲鼻與嚴牙 後外為拾級而登朱門照耀時官題楔折而上有 覇何求多為先登者呼曰此中大有物盍先内而 如飛樓數間潤可數丈下臨絕密有石棚為遮欄 山飛動子驚悟曰何竒怪乃爾城濮之役一戰而 三峯肺石鼎峙山額溢出飛榭四級懸瓠下乖 **財同遊者曰即前所云飛雲洞也数敬歷落萬**

蘭或圓若壁或半若珪種種不可思議洞中無而 甑為釜為尊藝為胎銅為珊瑚或族荇藻或結芝 點者如獨族數百纍纍引手飲澗下如鼯鼬跳躍 塞路狰绰绮首而出石梯再下數武又有一 有之嗟乎此明堂考王會圖也又折而右有石蟒 追逐木末如熱鳥愁胡攫身欲動其樸如定者為 戟相列如怒獅搏豹有鳳翔者有鸞舞者其慧且 乃簇光怪樓中左右壁大且環堵如陣雲戰馬劍

とこり見という

貴州通志

罢

金分口戶台電 **突然穹然乃仰觀門前古柏髙十餘丈盤錯離奇** 約與門內所見相勝不相學難為兄弟石唇掀舉 寒神酸骨不可久留尋前路下審視門外半壁大 龍宫也變化不測故應爾爾易曰雲從龍非誣 水潺潺流出石乳亂下其詭譎欲過之聞此中 三年大水湧出輒見龍一枚以為常噫龍神物 似在漢孝武以前唐蒙相 腰飛泉一股瀉瓶而下不雲而雨灌田無算旁 如所未見者與柏相對 涧

とこり巨 こう 関 飾諸山哉昔夜郎王謂漢使者孰與漢大即此 渟為石潭惝恍若失久之然後始悟點山之童石 造化之巧罄天地之藏矣彼山靈者尚有餘力以 下多矣洞之奇未有如此者抑何偏生於此荒陬 上國之用者絕少為此洞所奪無足怪者吾行天 洞觀之誠哉是言又予當思扶與精靈所鍾不在 之碩盖有由来殆此洞之故乎此洞尤物足以奪 人則在物點中地自莊蹻闢以王滇誕為名賢供 剪州通志 翌

金分巴四人 傳者則 蠻裔之鄉乎若置此在中原五嶽間為人耳目 見中國人久矣又頗怪見之而不為異與夫不能 此 棄而弗取也嗟乎自孫李負固點滇萬里隔聲效 玩反不奇矣抑王者不貴異物宜秦漢以前之君 之外者十有五年矣今六師式廓盡有西南之地 作質之少祭徐公鐫之片石附 洞欲自外於天地之間有所不能雖然此洞不 洞亦有幸不幸馬也路經平越乃檢箧中 洞 近

漏汋泉上偶一登臨為之旁皇追賞自威平而上 **壤負險相望龍井湧於北富水滙其南杜若洲邊** 貴陽都會之區風景自別左棲霞右相實夾岸 為蹄轍之妨皆無足道然就點而論亦有可觀者 翰之觀其水細矣而山亦不雄鋒攢驚列攀确可 縣跬步皆山然童阜也至於水舟楫不能通又井 山水記 靈自爱時二子始霧隨侍并記 田 変

大八日巨八十三

Į

貴州通志

翌

金岁巴尼白電 雲憑虚之洞飛雲香爐之崖得以分詠於昔人而 海也山皆石則崖洞玲瓏水多潛故井泉勃窣碧 滇而盤江之水則入粵下游之山分於省而麻哈 龍新而下陽寶石屏萬勝梵净山之至髙者也楊 **羣山萬経雖云盡赴荆門未嘗不遡崑崙而趨大** 重安之水皆入楚烏江源自六圭叩水直通巫峡 老甕城麻哈重安水之至深者也上游之山来自 山莫大於雞背關嶺尾洒水莫还於滴澄盤江自

雙井記 習安城東北隅 品題之萬士云爾 藏其姓字不求封禪於長安水自匿其聲光以待 問鈷鉧之潭遊乏客兒誰闢石門之徑遂使山靈 是皆禹跡之所不經酈元之所未注時無柳子 也其餘一丘一 百盈噴珍之泉胭脂神魚之井亦得監碑於淵底 | 壑怪石犇湍在在有之而未暇詳 井名雙井上有石欄居人沒左 田 雯

大三日巨白

Q

贵州通志

累

金気巴尼人門 習安之井其源同也其色同也其味同也何以及 道求哉常閱異物志云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 井上之欄與夫汉之者垂便之左右斯為造物之 甘半澹潛通江波冬夏長盈此味之一定者也獨 色之一定者也又閱廣州記云鬱林郡有石井半 色水半青半黄黄如灰汁取作糜粥皆成金色此 之以炊則遂不同然其不同也不在乎水而在乎 以炊則色紅汲右以炊則色白是豈可以尋常理以歷人

とこりうとう 見亦鰓沿緣芳徑直造嚴陰有洞憑馬谽谺忽裂 碧雲洞記 盤州出郭里許平畴交風淨翻綠浪環溪繞陌清 せ 此蘇子瞻所以歎虧道元之簡而笑李勃之恆數 奇而不可解者矣水之奇如此而寂寂不聞於世 名然於義別無所取盖與景陽宮畔同名而異實 又習安胭脂井炊稻飯成桃花色鮮妍可愛故得 貴州通志 田 哭 変

金河巴尼白書 **鬚貌如生絕壁干尺有龍升之長與之竟倘使葉** 然長人踝趾坐息稍定則劃然開朗天窓漏日下 綠遊者摩挲拂拭疑為古玉幽流旁洩涨涨作擊 射層深毛髮可數黄爬下垂如斗瞿曇大士番僧 筑聲上有片石如泅濱之浮磬又如涿鹿之神鉏 齒頰皆露不知鴻濛何年鑿也一屏當門灑青抹 之像各一或倚岩舞裒或踞石跏趺或蟠厓仰觑 叩之清越以長始入暗甚必假松炬以行沙石錯

視萬山川原歷歷乃復知有人世一僧為予言曰 前牵後挽蝗附螺旋而後達丹竈藥爐無 **眺望之欲止左方一** 漸陋不欲往亦不敢往乃緣崖而上可出洞頂俯 安期耶美門耶何以舎青城而穴處於此也巍然 公見之知其公驚走也稍進則駭浪犇雷奪人 搶拔地粘天鬼斧雖工憑誰著想漸進漸濕亦 洞 則世運泰亨盖已信而有徵矣 徑甚微側灰窗欹足不可置

大三日三 二五

貴州通志

晃

金分之屋有電 雲臺山記 關入山皆深澗幽壑古木崇嶺山形四面削成獨 雲臺山在施東縣之西北去城二十里許從望玄 龍泉舒徑而右會自琛河繞其山麓絕壁有白雲 **逈出於層霄之半俯瞰萬山羅列如兒孫左峙塔** 臺惶然因得名馬人跡從不到相傳其中猛虎毒 山右對彌勒山腰有石洞擊之若鐘鼓聲洞旁有 洞如哆吻張齶盤旋而入朝夕間雲往来山巓如 3 卷四 張拱樞

登曰吾友達山矣即持鉢沿灰跡以行攀援而上 散石灰以誌其跡越三日山頂魚聲響應於谷惠 聲則登此山不則為虎狼吻矣言記攜木魚以往 淪於蠻烟瘴雨間乎吾願捨身以入如聽木魚有 姥古人曾經開闢矧此山相去幾許而顏使之沉 **牝結廬於望玄關者十載一日謂惠登曰赤城天** 丁夘之歲白雲徐道人與周惠登氏學養生固玄 蛇與通臂猿山道士及奇形裸罗之獸甚夥隆慶

とこ日戸へかう

9/

贵州通志

至

多分正居有電 成之秋余與宋子次梅重理舊業讀書其上者若 秋 遂登顛道人與雙目誦皇經端坐古柏樹下惠登 而年難鳴風雨露飲霞餐問有或間時乎洗眼看 立即其蟬蛻處後人顏之為遺真亭也明未我馬 生郊苗叛冠江遠近人多避秦於山山靈貽誚戊 手拍其肩曰我来矣相顧大笑而此山遂樂有干 則與領其要時乎掉頭看雲亦不堪持贈 知己矣越數十年道人趺坐而逝有石嶄然壁 卷四十 用

命司衡始粒鎮遠悚然學之無存亟思更造歲科兩考 文臣四重全對 四 是山之得名有以副其實也因緩筆而為之記 鎮遠府無城郭兩崖對峙一江中流康熙己亥歲 業可予哉自常德經五溪灘險石惡百折而上為 學之設遍天下所以設教勸學復性明倫其道至 重建鎮遠府學記 重到夫荒遠之區樸堡之俗無以崇其居而安其 大水學宫被衝决年丑奉 貴州通志 張大受 至

天子建極改元設教取士鎮遠府學登鄉榜四人沈樞 貢之威向未曽有而學使者之願不止此也盖登 為解首思拔歲貢復得五人食謂學之重建得舉 美哉燥乎癸卯 **廉两門以次與舉據江山之要路昭文明之大觀** 畢童子委擊則今周教授仁馬訓導驤暨諸生沈 極趙廷相等辨材暴正自壬寅二月經始瑜 工成改建聖殿萬舊址文餘啟聖宮明倫堂及兩 年

尊師取友誦聖經剖晰義利絕夫人欲之私保其 出之才輝輝廊廟為學者表率若夫教之既久化 貸兵刑之書博習詳審體立而用裕必有卓然傑 嘉祥却災沴所係詎不大哉彼厠聖人之宮牆而 天性之正孝弟廉耻修之於身而於天地人物食 不以希聖賢為志苟且利禄鹵养名教何足尚也 科第受爵禄其小馬者有如此那人士日游於學 之已成則其土風之醇厚士氣之和洽直足以召

文化日明日本日

贵州通志

至

簡書執事因敢解與諸生揖讓講論欣欣讀書砥行越 金为正左右言 瑞並志於後 凛此 聖殿訊吉上梁日朝升旁繞雲五色遠近望之稱 濕各別知愚不齊吾道有所窮者豈其然乎始營 重修平遠州學記 徒以貌親以文飾庶幾相長有成矣彼謂五方燥 千里来學相愛而相敬盖有得於性情之感而非 卷四 張大党

易成知州事朱君紹琨為政有方善造士加意學 學丘公創首捐資司土者相繼與舉宫殿堂無以 次記功其費半出於開墾額莊田故民不擾而工 康熙七年而吴逆亂後學燈於兵至二十七年督 皆知讀書願為學官弟子而平遠之設尤後康熙 列版納稅立之學校以教其秀且良者侏僑之俗 皇朝徳化遠數文教大啟自古域外蠻荒之境皆 三年除安氏平遠始府繼改為州學之創建則在

大三日日八十二

贵州通志

至

金分口屋石量 校楊學正芝先奉行克謹莊田所入修葺學宫無 中土而經誦彬彬人皆慕文學 義而不敢為非故學之制不可不新平遠自服屬 作苗夷新附之地尤當誘之以詩書使其勉强禮 怠此志也夫人不知學則人倫不明而悖亂之事 相 少惰循以舊制卑狹將崇而廣之紳士慕義竭力 **貴而思始之終之請為文勒諸石告於後人無** 助落成有日朱君以卓異去楊君慮九例之虧 卷四十

欠三日草二丁 聖天子風化之威教思之遐超越千古使者生逢其威 命来兹兢兢思盡厥職於魯頌泮水之義濟濟多士克 書安化縣言是堂記後 刻文於石以風示學者 學而敦善行不怠覘其俗之益進乎醇也俾學正 古之治民者教馬而已月吉讀法考行習射有賞 奉 廣徳心者鋪陳而楊厲之尚冀平遠之士日從於 贵州通志 張大受 五品

金分口尼台書 帝閣萬里而遇嗜欲言語不同有司者熟肯勤懇引之 罰以勸懲之自卿大夫以迨州長黨正族師皆然 盖居上者所以待其民至誠惻怛委曲詳盡有父 非得已也後世以法令為吏考成箠楚所加有傷 母之爱師保之嚴如此若夫五刑之用因教之窮 民有不帥教則移鄉左右移郊遂冀其變而為善 詩書禮義之區漸摩陶冶俾成中華之儒雅也哉 肌膚之戚而已至其僻在蠻荒 卷四

樊誘縣之士皆喜以學為務它州縣之士聞其風 揖讓其間講經書論文藝以月課之拔其尤加以 者鬱鬱無所施君獨不然創立書堂進縣之秀士 習有不同而性無不善觀安化所以戴其長知天 至今登其堂人人思慕其德久而不忘也夫民之 多有来者凡四年安化之民一變成俗君以憂歸 山陽丘君洪巖知貴州之安化縣其地荒陋官比 下無不可教之俗無不可化之人庶有合於周禮

久已日奉人的

貴州通志

耋

列聖相承聲教之所暨罔間遠近建學立師無異畿甸學 金げんにたる言語 朝 點為古南荒地漢唐以来僅事羈麼明始置郡縣 修畢節縣學記 設官行政教民之遺意乎堂名言是楊侍講凝齊 者用明經登仕進往往與中州人士将然後 然學校未廣我 先生既為之記乃書其後 張廣泗

久正日年 产 曜来令兹邑甫下車周視學宫圯壞且規制未備 慨然以為已任捐數百金為倡鳩工庀材百役俱 瑞合修葺之後歲久傾圮雍正七年秋龍溪李子 改衛設縣因為縣學自康熙三十一年邑令方君 新月盛遠軼前代也畢節處黔西陸舊為衛學後 作首舉正殿兩庶作新之次改建大成門明倫堂 又次開鑿泮池砌石泮水又次忠孝節義諸祠及 贵州通志 柔

國家統御之廣至治之隆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日

金月口匠白雪 王師雲集羽書旁午無以鼓鑄初與鑪鞲鎔冶庶務 易之蟲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傳曰終則有始天行 齊含解字無不增修其經畫之善視昔有加方李 者且將速廢李令於兹學竭志畢力易故為新俾 紛紜猶汲汲以學校為事可謂識當務之急矣在 令之治畢也正值烏蒙蠢動 乎始丁寧以備乎終則已廢者不可復與而已與 也盖興廢相仍乃事物自然之理苟不更新以飭 卷四

朝廷之教化師儒之講習端有賴馬學校者所以為 朝廷之澤無遠弗居非大易君子振民育德之義數 學校之化及於遐方者已墜復興 **营捐二百餘金創造極星門補完歷宋以来未有 敬較五教之地也然非平素尊道敬學不鄙於其** 盖民性之善無間於中國退荒惟涵濡漸摩之使 民之君子則不能以有為今聞李令司鐸武平時 阻深闇昧咸曜於光明則

大臣日奉 在

貴州過志

五七

金ピノロアノニー 學宮今履任畢邑復孜孜以與賢育才建學明倫 之制其攝威寧别駕又捐俸百五十金修治本府 由清平而北十餘里距大道數百步有山鳥與諸 記 以其事昭示来兹俾後之人有所視假馬因為之 為急其規模逐舉豈尋常俗吏之所能為者乎宜 山接而狀如蹲虎山之西有洞洞口垂藤掛蘚 大風洞記 卷匹十 潘 淳

大三日年10日 莎茵臨流嘯歌劇飲竟夕一日謂其偽革是洞深 邃不知所底吾等生長於是而不能一探其奇得 廬物外士也每與朋好三四人挈壺觞坐洞口綠 聲少項怒濤岔湧已則奔屋槭木勢不减海中腿 掏之寒沁肌骨雖酷暑不能堪洞中時殷殷作雷 翠蒙翳若從未經人出入者清泉一道涓涓流出 不今禽向笑人乎且吾與若皆有濟勝具何甘讓 土人曰洞中大風出矣故名大風洞云邑人萬 贵州通志 天

金岁巴居台雪里 所聞鐘磬聲則岩間乳滴潭中也地既坦夷易行 十步外有數炬熌熌奪目相與驚悸不測何物注 答引火四照頗家潤頭上岩光如鏡與火相耀數 **監蜿蜒而行高高下下不知凡幾里作聞鐘磬響** 里許瘦石森立如奇鬼上視鐘乳纍纍如瓔珞 客兒也皆曰諾於是聚假束火而入初甚平曠 目久之始見一 垂逕忽仄僅通人冷風飕飕自石罅射人毛髮俱 潭廣數配火光映水澄澈晶莹適

廬縮身入其中髣髴見天光餘人亦魚貫入穴漸 共視之石壁陡絶壁間一石穴穴尚容人匐匍 有窮盡盡歸乎前行引炬者忽失聲曰洞盡矣衆 来不知幾時行不知幾里而洞之曲折逶迤正未 所見多盤龍賽鳳蹲獸之屬皆石乳凝結巧奪鬼 工奇勝引人欣然忘其疲役有蝙蝠二大於扇聞 大日漸明行未數步豁然雲開修竹茂林儼然在 聲騰撲下上盤舞炬光中一人謂 廬曰我革

人王日后 二方

責州通志

鱼为口用有意 貴陽府學記 偕諸人緣山尋數十里內所謂大江一 家者杳不可得 半方一廬入洞時日亭午出則次日二鼓矣一 發火燃炬回穴中扶向路出所見與去時同異各 則大江千尺淘淘洞口外四面巉岩勘藤蘿可捫 矚好望寂無往来人相顧恍惚不知為何處也 炊烟縷縷上穿屋脊雞犬之聲依稀到耳俯, 晏斯威 派隔岸 瞰

天子重道崇儒師尊 先聖雍正三年念聖徳髙遠積累肇基宜隆所自追 舊習故宫墙間汶文教未光至道罕格集司道議 學崇聖祠居文廟左偏而明倫堂踞大成殿後四 謂非所以追崇報稱巡撫都御史張公尤大懼循 保雲貴廣西總督鄂公巡點謁夫子廟肅然不寧 配十哲兩無先賢先儒名位多參差失次七年少 王夫子五世定釋莫禮示中外無遠弗屆貴州舊

欠三日日 八十

贵州通志

夲

學者六經各有師承單辭隻字一禀所受歷終身 弟子員而告之曰聖人之道者於經可觀矣漢世 聽觀氣孚志協督學使斯盛有事於文廟禮畢進 備巍乎煥乎有嚴有翼祭菜致敬鼓箧遜業園橋 按會典正定凡學博之署齊宿之舍講貫之所皆 殿後建崇聖王祠前殿四配十哲兩廡以及官墻 門宇俱完革加新而釋真樂舞之儀遵豆之數悉 新之同心協慮卜日鳩工改明倫堂左方以大成

金好也是有言

大三日日 八十二 家二千石守令循良茂異所在著聞草茅之士姱 用力勤其守之一而流之也遠專門相髙名家相 者盡瘁於末造王侯以樂善保世卿相以稽古寧 四百餘年間策究天人者首冠乎西京才裕王佐 古稱先敦行醇茂成為風俗延及蜀漢未有衰止 西漢文景孝武東漢光武明章之際郁郁乎文則 尚盖自髙祖太牢之祀與而儒術日貴藏書日出 研辨不肯易為繁引博稽以申其説其為志篤而 黄州通志 垄

金分口吃人 歸雖盡掃前人拘攣而未當不因其說而然定之 特立論孟及學庸有集註易書詩春秋禮各有指 得籍是以窥性命之源知孔顔之樂大學中 其業因文見道者亦振起乎其間而宋儒蔚與遂 許刻深之風放誕清虛之習果何如也唐世稽修 修懿範直方弘毅者時時輩出其視秦晉士人謫 之經具在雖篇次句讀或小有異同而大義微言 記曰祭川者先河而後海詎不信乎於厚聖

大三日日 二十 國家尊經重道之實哉點本漢牂柯郡屬當時郡 學孝桓時尹氏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荆州 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者不 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西南由是 尹氏珍自以生於荒裔不達禮義乃從汝南許慎 副 簡易明白所謂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絕墨誠 本之訊而輕於疑古得母過宫牆而赧悚而無以 贵州通志 至

金月四月五十 清平孫文恭思南李少恭篤學超詣契合遺經施 史而應奉為司隸校尉師生並顯近世如陳氏五 作之勤述之光絕前武而恢其業後之人實有重 肯堂別肯構廠父菑厥子乃弗肯播别肯獲則夫 城而聖人之道本一哉書曰厥考作室厥子乃弗 彼耽道協心而後先相望又如此豈非志之不可 於政事為世所仰賴夫以荒陋之中卓然崛起如 栗馬氏心養沉潛理奧陶然於棲雲芳杜間至如

火色四年 在雪 頒賜經書刊布肄習規矩方圓有物有則循階級而望 聖明文教章數遐邇學校日隆又復 畢節縣龍神堂記 堂與誕登尤易所造必深性功德業與為扶世而 逢 巴也 翊運者當追比四代又不僅如兩漢及前世之士 望今風氣日開譽髦俊造殿殿乎與中土坍而遭 贵州通志 靖道謨 垄

金以口压人口 仲野因公事至畢竭誠往禱大雨如注遂建堂以 號為龍潭明隆慶二年六七月不雨按察使孫公 畢節縣城響水河之左有潭馬世傳有靈物居之 祀顏曰龍神堂默之氣侯號曰漏天潦多而旱少 以雍正十年来今畢節三年政通人和年穀順成 瓦荒凉於榛莽荆棘之間亦其勢然也閩中李侯 即有旱禱或未必應於是向時之堂遂為頹垣斷 百廢俱舉當事為其賢擢遵義別駕大計羣吏又

滂沱四野霑足侯因訪舊蹟復新龍神之堂屬子 建堂以祀之禮也顧龍之神不能自神也有神之 為文記之子考祭法凡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 就稿候率其屬禱雨於龍潭俄而雲氣輟雞雨澤 地則祭之今之邑令古侯伯之任龍神能福吾民 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 以卓異書上考今夏六月不雨農田龜坼禾苗耳 者也盖天之爱民也甚矣天生民而立之君承以

とこうらいた!

贵州通志

金分四月至書 日 有禱而隨效相與繼續而維新之者久矣寧待令 請苟無爱民之誠心則急而求之神必不應非神 格天心一旦有水旱疾癘之災呼籲於天天必鑒 封數萬家之命於是馬繁平日能扮循其民以感 不靈也天不與也不然斯堂之成垂百七十年倘 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一邑之宰百里之 之神奉天以從事於是乎恪恭震動而不敢虚其 哉李侯以父母斯民之道設誠於内而致行之 卷四

たこうらいたう 始早致禱而天即賜之雨是雨為李侯降也乃侯 敬恭神明之義自當如是子特為推其致雨之由 令尹也予重其請遂不以不文辭而為之記 不自以為功歸功於龍之神建堂以祀之古君子 立應也李侯名曜閩之海澄人應潔正直今之賢 以告世之為民收者使相勉於立政寧人以為昭)本而無侥倖於倉卒之間謂可呼籲而 貴州通志 玄

貴州通志卷四十				金少巴人生
公四十				
				卷四十